

# 平顶山惨案

## 平顶山大屠杀惨案始末

辽宁省抚顺市政协文史办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区南面，西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区约有4公里。这里原来住有400多户人家，约3000多口人。大多是矿工和小商贩。其中有钟表铺、当铺和饮食服务性行业等十几家，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区。

1932年9月，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把平顶山的全部无辜群众集中起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惨案发生后，日军严密封锁消息，外间虽有所闻，但知其内幕者很少。为了弄清这次事件的内幕及全部经过，我们组成了平顶山事件专题小组，深入当地，向50余人作了调查访问，其中夏廷泽、田廷秀、李德贵、杨占有等4人，是当年从死尸堆里逃出来的。同时，我们还查阅了当年曾经参加大屠杀事件的敌伪翻译于庆级和王长春的口供笔录，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清了这一事件的全部经过。

## 大刀队进攻抚顺

1932年9月，唐聚伍率领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为向日本侵略者进行示威，表示中国人民绝不甘心当亡国奴，誓死救国雪耻的决心，计划于“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进攻被日占领的抚顺。

9月15日（即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夜晚开始发动进攻。主攻部队是自卫军中的大刀队；增援部队是自卫军中华九江和“老来好”骑兵团，总人数约两千多。这一仗一直打到翌日清晨3点多钟，由于我抗日部队武器装备极差，又无战斗经验，组织更不周密，战斗最后失败了。

但是，这一夜日本人却惊慌万分：抚矿全部停电停产；日本居民全部集中到安全区；还有的日本人趴在水沟里，到第二天局势平静后才悄悄爬了出来。

## 阴谋策划平顶山大屠杀

日军驻抚当局对这次自卫军进攻抚顺，感到极度恐慌，称之为“抚顺袭击事件”。自卫军的力量不断壮大，竟然发展到敢于打进矿区，这对日军是个严重威胁。此外，在这次事件前不几天，伪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海峰和副大队长邢龙九哗变起义，也给了日军以很大刺激。原来自卫军没有进攻矿区之前，早有风声要打抚顺，日军为确保矿区安全，命李、邢屯兵郊外，负责防御，同时派日系指导官岛崎和宪兵龟田二人，名义上协助布防，实则监视李、邢行动。但李、邢早有起义归正之心，一天行至搭连郊外，见机会已到，义旗一举，挟持岛崎、龟田二人一路东上，投入自卫军（龟田后来行至半路逃脱）。李、邢一起义，紧接着又发生了“抚顺袭击事件”，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

起，日本人感到问题特别严重，决心彻底镇压。他们一方面向自卫军大举追击、围攻，进行所谓“剿匪”；一方面对无辜老百姓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进行所谓“剿民”。平顶山事件就是日本人“剿民”政策的产物。

由于大刀队进攻抚顺主要是中路打得比较激烈，中路进攻的路线，又主要是从千金堡和平顶山方面来的。于是日军就想在这条进攻路线上确定一个村子，以“通匪”为罪名，作为烧杀对象。企图通过对一个村的血腥镇压，起个“杀一儆百”的作用，让市郊各村看看，如果自卫军再来而不及时间向“皇军”报告，甚至替他们打掩护，那就要遭到像平顶山那样的下场，同时为其下一步开展市郊的“并村”工作，拔掉自卫军的市郊据点、铺平道路；另外为被自卫军打死的十几个日本人报复。

驻抚日军的决策人物确定了大屠杀的罪恶计划以后，就紧张地行动起来，进行具体部署。

根据当事人之一于庆级（县公署外事秘书兼伪县长夏宜的翻译）提供的两次重要紧急会议情况，可以完全看出日军决策人物是怎样急急忙忙策划这次大屠杀的。

农历八月十六日清早6时左右，自卫军全部撤退以后还不到两小时，日军几个主要头目先在日本宪兵队小川的办公室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守备队中队长川上、宪兵分遣队长小川、抚顺县公署日本参事官山下、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一共4个人。据于庆级说，他当时是由宪兵队用小汽车专门接去的。他一进小川办公室，只见小川非常气愤暴躁，川上特别冷淡，山下有些不安，没有说什么“早安”等寒暄的话。川上首先说：“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所以肯定他们是通匪的。现在计议一下如何处理那

几个村的问题。”山下问：“怎么处理呢？”川上断然地说：“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你们（看看山下和于庆级）有什么意见？”山下小声地说：“我倒没有啥意见，不过这样是否有些过于厉害？”川上又断然地说：“这是应该的。”又问于庆级：“你有什么意见？”于庆级为个人安全起见，也回答说：“我也没有啥意见。”川上又说：“既然都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这样做。现在开始把那几个村子都看起来，不准往外走人，设岗禁止通行。”同时川上向小川要了6个翻译。小川说：“宪兵队有两名，其他跟日本警察署要。”这次会议就开到这里。

会后，紧接着又召开更高一级的“机关首脑会议”，时间大约是上午8点多钟，会议地点在炭矿会议室。参加会议的人员，日本方面除川上和小川外，还有警察署长前田信二、日本参事官山下满男和原田、指导官立田以及日本炭矿长久保孚等；伪满方面有警务局长佟世勋、县长夏宜、翻译于庆级等。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精神都很紧张。首先由川上讲话。他把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说完之后，就严厉申斥情报机关工作没有做好，接着他说：“这次大刀匪进攻抚顺，是由平顶山方面来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以前对平顶山附近几个村屯的居民，曾再三告诫他们，如果发现有大刀匪的情况，要立刻报告日本分所。他们不但没有报告，而且大刀匪在他们掩护之下，竟在那里出现了。这些村屯统统的通匪，我们决定要用烧光、杀光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现在大家有什么意见？”久保孚听完，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应当烧光、杀光，只应当对为首者进行处理。久保孚站在炭矿的角度，考虑到一旦对那几个村子烧光、杀光，人心惶惶，工人不能安心生产，他所担负的煤炭生产任务就要完不成，从而直接影响支援侵华关东军的任务。因此，他提出不同意见。久保孚说完，川上很不满，立刻威胁说：“抚顺治安由我负全责，

谁不同意，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昨晚那么样的事件，就由谁来负责。”他这一说，其余的人见气氛不对头，也都面面相觑，不再说什么了。川上又问到伪县长夏宜，夏宜表示没有意见。川上最后说：“如果各机关负责人都没有意见，就这样决定执行了。”同时决定：屠杀任务交由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屠杀现场确定在平顶山东山坡；在屠杀同时把居民的所有财物和房屋都烧光；办法是告诉他们到东山坡集合，听守备队长讲话，务必用一切方法把他们都赶出来。

这两次会都开得很匆忙，不多时间就结束了。

川上通过上两次会议，确定了他所阴谋策划的大屠杀计划，下一步就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实际上，他早已抓紧进行大屠杀的准备工作。他一边召集首脑人物开会，一边早派出守备队的人去侦察地形（屠杀现场）和进行其它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善后处理工作。等开完会，他所布置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做好，所有人员整装待发，只等命令。

根据会上决定：这次屠杀任务交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执行，实际主要力量是守备队，宪兵队只起配合作用。守备队8个小队，抽出6小队（约190多名士兵）来完成这次屠杀任务。

宪兵队的配合工作是怎样准备的呢？据当时宪兵队翻译王长春（又名王广维）回忆：小川到炭矿会议室开会时，就告诉宪兵队人员，非有紧急事情不要外出，全部在家等着。等他从炭矿会议室开会回来，就立即召集所属全体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会上，他对大家说：“今天下午扫荡平顶山。兵力主要依靠守备队，我们宪兵只去8个人，即我、镰田、武田、岛峰、龟田、王通译（即王长春）、金子守一（朝鲜人）和牟文孝，下余补助宪兵可在队留守。我们的任务是在扫荡中做掩护工作，具体扫荡及其善后处理，包括焚烧房屋和尸体，都归守备队负责。任

务完成后须得到守备队通知，方可集合回来。现在武田伍长赶快往朝鲜居留民会打电话，把金子守一叫回来，王通译通知牟文孝也要马上回来，镰田军曹立即打开仓库，准备好武器和便衣服装，等金、牟到齐后，马上出发，分3批坐小车到守备队集合。”这次会也很简单，就是布置任务。小川讲完，武田和王长春就分别打电话把金、牟找了来。金、牟一到，小川又把8个人叫在一起叮嘱一番，勉励他们要“勇敢杀敌，做好掩护工作，保证胜利完成任务。”接着，换便服的换便服，拿武器的拿武器，就要准备出发。临出发前，小川想起了一件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平顶山居民顺利地哄骗出来？他把这个问题交给王长春和牟文孝去考虑。王就征求牟的意见。牟答：“平顶山居民差不多都是煤黑子，要他们集合，除非事务所大衙门<sup>①</sup>有事，否则是困难的。”这样，他们便计议确定用这样办法哄骗：“昨晚大刀会袭击，平顶山居民没有一个受伤，大衙门为庆祝大家太平无事，来给大家照相留作纪念。大家传一下，都到大庙前去集合吧！”这办法被小川欣然采纳，小川还对王、牟说：“就这样办！守备队方面还有两名密探和一名通译，你们就告诉他们都照你们的办法办吧。”说完，他们就出发到守备队去了。

到了守备队，川上把参加屠杀平顶山的人员全部集合在一起，将守备队和宪兵队在执行任务中的分工和有关事项，向大家讲了。他说的大意是：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由宪兵队和守备队的便衣人员，通知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宪兵队的任务是掩护工作，但在现场执行中，如果守备队方面兵力不敷分配时，宪兵队亦

<sup>①</sup> 敌伪统治时期，矿工和市民都把抚顺炭矿事务所称为大衙门。

应参加扫荡。宪兵队必须得到守备队联络兵发出扫荡完了的通知时，方算完成任务。现在开始出发，守备队和宪兵队的便衣、通译先去。如果用软的办法哄不出来，就必须使硬的办法跟上去，软硬兼施，务必把人都赶出来。川上布置完，刽子手们全部出发了。随后，川上坐上小车也到现场去亲自指挥这场大屠杀。同车去的有小川和于庆级（于是机关首脑会议后被留下陪同去的）。到了平顶山附近村屯的日本分所，车子停下，川上又出来作进一步部署，把几名日本军官叫来，告诉他们如何到平顶山逼赶居民，如何具体执行他所布置的任务。布置完，稍候片刻，又驱车前进，到了距离屠杀现场约500米的南侧的一条公路上停下，等候事件的发生。这时大约是在上午11点多钟。

至此，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从阴谋策划、开会部署到其它有关准备工作，已全部进行完毕，从大刀队进攻开始到这时，中间相隔不到12个小时。

### 大屠杀的经过

川上到达平顶山附近日本分所，把大屠杀的任务进一步部署之后，守备队和宪兵队的特务们按照事先计划好的哄骗办法，就进到平顶山街挨家挨户叫人出来到指定地点集合。平顶山是一条很长的街，几个特务进去解决不了问题，首先是挨家叫，叫不过来，其次是群众听了并不立即见诸行动，许多人根本就不想出来，有出来的也是稀稀拉拉，动作很慢。特务们通知过几家之后，发现单靠这个办法行不通，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居民赶在一起，因此，他们就干脆代之以武力逼赶，来达到迅速集中的目的。这样，全副武装、气势汹汹的守备队就出动了。他们分乘四辆大卡车往平顶山驶去，车子到了平顶山北头就站下，只有一个车子上的刽子手下了车，进到平顶山街，其余三辆就

分散开来，一部分兵力把平顶山全村包围起来，严密封锁，不许进也不许出，大部分兵力则集中到平顶山东、西两个大山头，把住关口，严防大屠杀时大刀队为了营救居民可能再度发起袭击。进到平顶山街里来的这一群恶狼，又分成若干伙，从平顶山北头到南头，挨门挨户地把居民往外赶。据杨占有等人回忆当时的情形：这几伙刽子手叫居民出来集合的讲法很不一致，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不像先前特务们进来只哼一个调子：“照相。”这群恶狼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全副武装，面目狰狞，一闯进门，杀气腾腾，如临大敌，有的喊着：“快快，红胡子要来，要打仗，快到南边躲去！”有的则说：“要丢炸弹，快到南边躲去！”还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就是用刺刀逼着走。这时正值中午时分，许多人正准备吃午饭。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逼赶，大为惊愕，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更无暇思索照相同红胡子有什么关系。由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大家只顾害怕，都不想走。刽子手们一边嚎叫着，一边用刺刀逼着居民走。就这样，人们挨家挨户地被赶了出来。每一户人家被赶出来之后，刽子手们还要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彻底搜查一番，不让一个漏掉。在北头开赶的时候，南头的住户知所不免，就都忙于卷铺盖，收拾贵重的东西，准备随身携带。刽子手对于你随身带什么东西一概不管，只要你走就行。不多时间，全村家家户户都被赶了出来。居民在前边走，刽子手在后边用枪托撞、脚尖踢。有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老弱病残，因为走得慢，刽子手们就把他们打翻在地拖着走，有的干脆一枪打死或用刺刀刺死。被赶出来的男女老幼哭着叫着，满街团团打转，而刽子手们则虎狼般地咆哮：“巴嘎亚姿，快快的，快快的！”在他们的刺刀逼赶下，一簇簇人群，连跌带爬地向着刽子手们已经安排好的屠场拥去。正在赶着走着，骤然一声尖叫：“洋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一

看，浓烟弥漫，大火冲天，刽子手们果然按照预定计划，用汽油把每家房子给点着了，人群中激起了一阵阵的紧张动荡。然而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强盗有什么办法呢？一场大骚动被镇压下去了，人们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房子被烧掉。据夏廷泽等人回忆说：“当时以为房子已被烧掉，就算是坏到头了吧，哪曾想全村人都被送上了屠场！”

刽子手们挨门挨户地逼赶，不到一个小时，全村的人都被赶到屠场去了，除留下因走不动而被当场刺死的几具尸体外，空无一人。事后才知道，有个小商人叫马长顺，在日军逼赶的慌乱之际，听孩子跑回家说，刽子手在街上打死人了，于是急中生智，用棉被包身，率领全家5口人，跳进房后厕所的大粪池里去，才得以幸免。

刽子手们选择的这块屠场，在平顶山南端，是一块播种牧草的草坪。它的西面是断崖陡壁，即当年用机器镐挖平顶山时所剩下的半边山，约有二三丈高；北面为奶牛饲养场的铁丝障所堵塞，只有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是一块沟形的带有小坡度的平地。川上在开机关头目秘密会议的时候，就派人把这块地看好了。刽子手们利用这块有利的地形作为屠场，既便于把守，又便于进行屠杀。

午后1点多钟，人们差不多都被赶进了屠场，陷入绝境。日本守备队从四面八方紧紧向人群包围，拼命把人群向中心压缩。在人群的南面站着手端刺刀的日本兵，人群的东面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的带腿的东西。人们不知道那是何物，还以为真是照相机，将要给他们照相呢！据杨占有等人回忆说：“当时各家都想坐在一块，遇事好有个照应，所以，‘别散开，咱们一家都在一块坐着。’的喊声连成一片。到了草坪，一家挨一家地在地上坐着。这时人们精神紧张万分，但还没有意识到刽子手要放机关

枪。”

在人声喧嚷当中，一个面目黧黑、高个子的日本军官走了出来。他用朝鲜话喊：“腰包，腰包……”接着，有二三十个朝鲜人走了出来。在日伪统治时期，日军常常唆使朝鲜浪人欺负中国人。人们看到朝鲜人被叫出去，才知道大事不好，人群中轰然地掀起了大骚动。紧接着，带腿的东西上边盖的红布也揭开了，忽然有人一声尖叫。“不好啦，是机关枪，快跑哇！”这时，就见一个日本军官一摆手，“突突突……”6挺机关枪同时疯狂地扫射开来，四面八方的守备队亦同时向人群开枪，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许多人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已经饮弹倒地。有的人身上中了弹，鲜血四溅，方才明白不是给照相。当人们如梦初醒地知道是日本强盗在进行大屠杀时，一切都晚了，只有坐而待毙了。片刻之间，一堆堆的人群倒下去，血肉横飞，妇孺的哭叫声，人们受伤后的惨叫声和刽子手们的恶骂声，连成一片。“冲出去，快逃命啊！”受伤后的人们，自己跑不了，叮嘱着家里没有受伤的人快跑。往哪里跑呢？西面是个两丈多高的陡壁，有人不顾死活地往上爬，爬不几步就中弹落地，没有一个爬得上去，北面是铁丝障，刽子手又派重兵把守，无法冲过去。东面架着机关枪，人们不敢往机关枪方向跑。只有南面有一个缺口可以冲出去。但是，好几千人，大的小的，挤来挤去哪里跑得动！特别是一家人在一起，谁忍心丢开家里受伤的人和小孩就跑呢？互相顾来顾去，稍一迟疑，第二颗子弹飞来了，连自己什么时候中了弹也不知道，结果谁也跑不了。实际上南面这一缺口，刽子手早有严密部署，往外跑的，绝大部分被打死。在当时情况下，能够逃跑成功的是极其困难、很少有希望的。据夏廷泽回忆说：“我当时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乘一团大乱之际，迅速从南面缺口跑出去，跟我一起

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六七人，都伏身豆地之内，避开刽子手的视线，因而侥幸获得成功。”刽子手用的大多是爆炸性子弹，枪声一响，有许多人连往下卧倒都不懂得，大多是两手把脑袋一抱，蹲在地上让机枪扫射，结果开花性子弹亦多是打中头部，脑壳崩裂，脑汁和鲜血并流，整个草坪被染成白一块红一块。刽子手的机枪，一轮又一轮地疯狂射击，人们一堆又一堆地倒下去。这边是枪声大作，刽子手进行疯狂屠杀，那边被烧的房子浓烟飞腾，烈火冲天，整个平顶山湮没在疯狂的大烧杀之中。草坪上的全体同胞都躺在血泊里，整个屠场变成一片血海。

王长春有一段供词，描绘了他当时参加屠杀的片断情景：我在等候通知居民到东山坡集合，等集合的差不多时，我就溜了，准备给守备队送信去。没等我送到，守备队的机枪响了，四面的守备队也都上来参加扫荡来了。原先约定：我和小川担负西北角掩护，我赶紧往西北角方向跑去，去找小川。我向前奔跑的时候，正赶上守备队的兵也往上奔，这时枪声大作，人群呼号乱叫，乱作一团，有拼命往前冲的，我就和守备队的兵向居民开枪了，我一连打死了好几个。小川见我跑来，就命令我：“王，快打！”我开枪又打死了三名。后来我手有点软了，小川说他来打。这样，我一个人前后就打死了十四五名，至于小川和牟文孝等，他们除了用枪打，还用战刀砍，杀的人就更多了。机枪连续不停地扫射，一堆堆的人倒下去，那种惨状，的确使人目不忍睹。我因忙于开枪，没有心绪去细看。一会儿扫射停止了，联络兵来报告小川：“扫荡完了。”小川带着我去找川上，我一边走，一边看尸体很多，里边还有不少喘气的，我就问小川：“队长，还有不少没有打死的怎么办？”小川说：“由守备队负责用汽油烧。”小川、川上会面后，小川问川上：“怎么样，死亡者能有多少？”川上回答说：“能有2300多名，你们都回去吧，

掩护任务完了，善后我来处理。”说完，我们宪兵队的几个人就  
往回走了。

枪声停止之后，一切寂然无声，屠场上东倒一个，西倒一个，黑压压一大片，全是尸首。刽子手们听不出什么动静，以为全死光了，便都上了车往回走。据杨占有回忆说：“这时我正在死尸堆里，听到附近的人发出微弱的呻吟声，不一时又听到汽车开动的声音，大约先开走了3辆车，最后一辆马达一响刚开动，死人堆里就有人说话，刽子手们发现还有人没死，把车头一拨，又重新进屠场，进行第二次屠杀。这一次屠杀，比起刚才机枪扫射就更加残酷了。刽子手这次不用机枪扫射，而是用刺刀刺。刽子手们全部下车，从北到南，不管是死是活，挨个用刀刺。一刀刺下去，没有反应，就证明已经死了；一刀下去，‘爹呀，娘呀！’地叫唤，刽子手就猛力再来第二刀、第三刀，直至刺死为止。我所以还能活着逃了出来，一方面因为我被压在死尸底下，另外我咬紧牙关，任凭刽子手刺，一声不响，假充死人，刽子手刺几下没刺到要害部位，以为我死了，才幸免于难。”有的刽子手为了取乐，专挑妇女的阴部，把肠子都挑了出来，满地狼藉；有的则专挑孕妇的肚皮，把胎儿挑出来，甩到半空里。尤其残忍的是，有些孩子呼爹唤娘地爬来爬去，寻找自己死去的爸爸妈妈，刽子手走过去说：“哈哈，……小红胡子，往哪儿爬！”一刀插进去，高高举起，往下一甩，不知甩到哪里去了。有些人被刺时，破口大骂刽子手。刽子手听见骂他，就更加用力猛刺，把周身刺得稀烂。原先经机枪扫射后，有许多人还活着，而这一次经过全面复查，再能保下性命的真是万幸之至了，这第二次刺刀一过，起码要多死二三百人，剩下没有死又没有伤的，在全部逃出来的当中，数字是相当少的。

这场大屠杀直到傍晚才结束。从机枪扫射到刺刀屠杀完毕，

一共历时3个多钟头。第二次收兵后，刽子手们还到栗家沟附近一个火药厂的水池里洗刷沾满鲜血的刺刀，然后坐上汽车回去。据李德贵、夏廷泽等人回忆：这次刽子手去后，就不再有人动弹了，鸦雀无声，一片沉寂。直到天大黑之后，下了濛濛雨，才隐约听到有人说话声，慢慢有人从死尸堆里挣扎着爬起来往外逃，有些人负了重伤以后，昏迷过去，直到半夜才苏醒过来，还挣扎着逃命，但是多数丢臂断腿，遍体鳞伤，已经爬不动了。有的人爬着爬着，爬不出几步就死在高粱地里。有的人流血过多，喝不上水，张着嘴渴死。死亡前发出的凄厉的呻吟声、呼号声和惨叫声，一直到天亮。这一夜稀稀拉拉逃出来的，大约有三四十人。

这一次大屠杀，我平顶山同胞一共死多少人，确切数字现在无法查考。据刽子手说有2300多，实际远不止这个数字。据人们计算，平顶山是一条很长的街，总共约有8000多的人口，除去从死尸堆里逃生的和当时不在家的，这次死的最少有2500多人。所有的房子全部被烧光，只剩下座老君庙。

第二天一早，刽子手们雇了一帮朝鲜浪人，按原定计划来处理善后。这帮朝鲜浪人用火钳式的大钩子，把尸首钩到山崖底下，叠起来。其中还有不少没有死的，还能说话，只是断了腿或受了重伤走不动，也同死尸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毁，然后用炸药把山崖崩塌，掩埋烧剩的骨头和尸体。

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人骨堆积的荒山。天长日久，风吹雨淋，山崖底下掩埋的人骨，不时地露了出来。人们悲痛地编出了这样一首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永难消！

### 大屠杀的继续

刽子手们干下了这种滔天罪行，深怕消息传出，引起舆论上的谴责。因此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妄图一手遮住天下人之耳目。但是人们的嘴巴是封不住的，屠杀事件一过，人们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至沈阳、关内各地。国内外报纸都报道了平顶山事件，一时舆论大哗，轰动全世界。日寇当局意想不到消息走漏得这样快，便急忙命伪奉天省公署派专使常守臣到抚顺，对平顶山事件作善后处理。常到抚顺后，纠集一部分“韩国侨民会”人员，到屠杀现场进一步进行掩埋灭迹工作，并将现场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不准人进去看；同时把烧毁的颓垣断壁推倒，铺成砂路，使平顶山面貌全部改变，看不出原有痕迹，以此来掩盖其血腥的罪行。

但是，残暴的日寇并不以血洗平顶山，平白地杀死我无辜居民2500余人为满足。就在这所谓“处理善后”的同一天，以及其后连续几天里，他们紧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血腥屠杀。举其大者有：

(一) 烧杀千金堡无辜居民和房屋。千金堡离平顶山约2.5公里，大刀队是经过这里到平顶山的。日寇便也以“通匪”为罪名，还想采用平顶山那种集体屠杀的办法，将千金堡的居民杀尽烧光，便连日派出守备队“扫荡”。但千金堡居民有了平顶山惨案的前车之鉴，早有准备，听说日军要来，就纷纷逃跑。他们无奈，便改变做法，一进村逢人就开枪，就这样死在日寇枪刀之下的，也不下40余人。千金堡的前、中、后三条街300多

户，1000多栋房屋，全部被烧光。同平顶山一样，经过这次烧杀，剩下的亦只是一片瓦砾。

(二) 追剿自卫军，疯狂屠杀自卫军活动地区的人民。日军从“抚顺袭击事件”中，感到抚顺以东的自卫军活动已如燎原之势，如不及时彻底扑灭，对他们严重的威胁。因此，日军倾尽全力，星夜从沈阳调出大批军队（包括一部分伪军——红袖头队），配备了重型武器，出动了飞机，紧紧尾随大刀队、自卫军之后，进行空前规模的跟踪追击。日军于农历九月十五日占领了新宾城之后，把所有认为与自卫军有“瓜葛之嫌”的人，全部投入牢狱，施以种种酷刑，然后杀死或活埋。新宾县周围十几个堡子被烧杀殆尽，前后被杀的人数以万计，毁房一千多间。新宾县有两个著名的“万人坑”<sup>①</sup>，就是日寇屠杀我无辜居民的罪证。

(三) 大批捕杀“通匪”嫌疑犯。事件过后，日寇派出特务爪牙，四处侦察所谓“通匪”分子。特务们查来查去，查不出个头绪，于是就把工人中具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给密报到宪兵队，然后安上“通匪”和“煽动”等罪名，予以逮捕。先后被逮捕的有距平顶山不远的杨柏堡矿工20多人。日本特务们对他们先施以灌洋油、通电流和压杠子等种种酷刑来逼供，等昏迷过去醒来之后，再投入“狗圈”里，指挥他们训练好的狼狗去扑噬，最后拉出来砍掉脑袋，弃尸野外，不准亲人认尸，任凭鸟兽啄食。

(四) 烧平抚顺市郊10公里以内所有村屯。日军的疯狂烧杀，除了暴露他们的极端残酷野蛮外，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恐惧。自卫军退走之后，日军就在抚顺市区通往四乡的各个

<sup>①</sup> 万人坑位于新宾县人民委员会机关后山上，至今遗迹犹存。

要冲道口，都构筑起工事，派重兵把守，切断同外围交通，许出不许入。又在杨柏堡采炭所、东乡坑、大山坑（旧矿井名）现场道口及“独身大房子”（从外地招骗来的单身矿工住的集体宿舍）设立铁丝网和监视岗哨。日系舍宅及其附属地的交界要害，也采取了同样防卫措施，同外部隔绝。这样做，他们还认为不够，还感觉不够安全。因此，又决定进一步把郊区10公里内的所有村屯全部烧平，目的在于使自卫军失去周围据点，无从潜伏。这个罪恶计划，已部分地付诸实施，如抚顺南郊的前孤家子已被烧光，其余村屯，有的汽油已经运到，只待点火，后来由于炭矿方面的极力反对而中止。

### 大屠杀的后果

“日出斗金”的千金寨，原是繁华富庶之地，经此空前浩劫，顿时变成一座死城，人们眼看刽子手们还要继续大烧大杀，无不紧张万分，奔走相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几天之内，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几个集市如南站、欢乐园、大官屯等地摆满了地摊，地摊上又尽是绫罗绸缎、金银首饰、器皿家具等物，琳琅满目，贱价拍卖。原来人们都急于把衣物卖掉，以便及早脱离险境。抚顺南站，一天到晚，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们争先恐后，抢上火车，尽管铁路当局一天增加了多少车次和加挂了多少车厢，也解决不了拥挤问题。商人、公教人员、工人等所有各阶层人士，凡是有办法的，拿得起路费的，外地有亲友可投的，无不扶老携幼，纷纷往沈阳、大连和关内跑。一时人心惶惶，秩序太乱。影响所及，抚矿制油厂（今之石油一厂）被迫停产了；抚矿各矿井亦处于半停产状态。原因是工人走的走，没有人上班了。日军头目们至此才感到事态严重，才感到继续采取硬办法已经不行了，如果再烧杀下去，人们死的

死、逃的逃，矿井就要全部关闭。这种情况特别使久保孚大伤脑筋。没有工人上班，烧炭、汽油不出来，直接影响侵华关东军的经济和军事给养，这还了得。久保孚焦急起来了，他先前所预料到的严重后果出现了。他身上所担负的重大任务，迫使他出来干预和反对守备队和宪兵队的做法。前面提到过的准备把郊区10公里内的村屯都放火烧光的罪恶计划，就是在他的坚决反对下制止的。秩序这样乱，人口不断外流，情况非常严重，怎么办呢？久保孚觉得事已至此，没有旁的办法，只好自己挺身而出，扮个“和事佬”的角色，采取一些措施，来收拾局面，以挽回影响，安定民心。

第一个措施，出安民布告。这个布告是久保孚同夏宜联名出的。布告的内容大意是：“平顶山事件是出于人心不良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勾结大刀匪，屠杀日本公民，扰乱本街秩序而引起。日本皇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予以必要的惩戒。但是惩戒的范围只限于平顶山一个区域。现在已由日满双方负责同军警方面联络妥善，绝对保护居民安全。只要各他人等不再做通匪事宜，安分守己，则日本皇军绝不枉杀一人，亦不扩大烧杀范围。如果大家不听劝告，继续自作恐慌，自相惊扰，则市内居民的吃、烧一切都成问题。我们两人绝不离开此地，保障各自生命财产的安全。仰所有居民勿再惊慌、稀勤（旷工），安心工作，恢复秩序为要。”

这个布告是在事件后一周左右出的，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人们该跑的还是一样跑。

第二个措施，发放抚恤金。大约在事件后一个来月，在炭矿系统内发出通知，凡是平顶山遇难者，到炭矿衙门领取抚恤

金<sup>①</sup>：

(1) 死难者一个人给5元(伪满币，下同)，由现存亲属去领；

(2) 生存者，大人10元，小孩20元，孤身小孩30元。

(3) 被烧房子，瓦房一间20元，草房或臭油房一间10元。

当时狗的价钱，是伪币五六元。这就是说，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睛里，中国人的一条命还顶不上一条狗！

日本侵略者的用意，在于愚弄和麻痹受害者忘掉这笔血泪仇，在于用此作诱饵，把平顶山还活着的人们骗回来，好继续给他们当奴隶；下井挖煤去，以解决他们当时极度缺乏“苦力”的问题。

血海深仇，谁要这点臭钱！惊魂未定，谁又敢到刽子手跟前去看？通知发出去好长时间，没有人去领。于是炭矿方面通过日本工头，婉求中国工人多方写信或想办法通知所相识的平顶山遇害者，劝说他们回来。

久保孚采取了上述这类措施，想竭力挽回影响，把紧张空气缓和下来。但是穷凶极恶的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并不听久保孚那一套，特务爪牙秘密搜捕枪杀仍在继续进行。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人们“谈虎色变”，谁也不敢提起平顶山。在抚顺的不敢说是平顶山的人，在外地的不敢说是抚顺的人。白色恐怖岂止限于抚顺一地。据当时曾在伪满民政部供职的李连俊述称：平顶山事件传到长春后，人们大为震惊，一些有爱国心的同胞们听此噩耗，莫不为之悲痛落泪。但是谁落泪一被发觉，列上“黑表”(即黑名单一类)，就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他说：平顶山事件后十几天，他所供职的伪民政部，从日本新派来一位

<sup>①</sup> 抚恤金数目，其说不一，但上下出入不大，这里是根据杨占有提供的数字。

员司，伪民政部一部分人员为了表示欢迎，在长春头道沟宾宴楼设宴招待，他也参加了这次宴会。按照当时惯例，设宴必须招妓侑酒以助兴。席间有一位歌妓，唱了一段京剧武家坡，他的同事张志诚（沈阳人）听了，想起平顶山惨案，无限感伤，就哼了一句唐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哼，立即被人密报到长春宪兵队，列入“黑表”，不出几日，就被宪兵队抓走了。10余日后送回家中，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日军送他回家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株连，结果亲朋不敢去看，延医无人敢应诊。赦回3天又被重新逮走。5日后，通知领尸，家人一看，尸体模糊，有些认不得了，手、脚、耳朵、前胸等处，被狼狗啃得残缺不全，惨不可言。

平顶山事件，迄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这笔血债，我东北人民、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

### 一个幸存者的自述

平顶山事件当时，我在日本霸占的煤矿上当矿工。日军灭绝人性，血洗平顶山，我是身受重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我原籍是热河省人，自幼家贫，父母双亡，一家8个兄弟为生活所迫，四处奔波谋生。大哥、二哥、三哥早年流落到抚顺来替日本人挖煤，那时我还小，才10岁，没有跟着哥哥们走，在家乡给地主看牛，后来又替人扛小活，终年劳累，不得温饱。15岁那年，家乡闹起大灾荒，人们四处逃荒，我呆不下去，也跟

着跑了出来，一路要饭，走了一个来月，才来到抚顺，找到了哥哥。从这一年起，我也变成了“煤黑子”。过后几年，我的其余几个兄弟也都陆续来到抚顺当矿工。我们8个兄弟先住在杨柏堡，后来杨柏堡要揭盖（因开拓露天矿），就搬到了平顶山住。几年后，人口大增，发展成了24口的大家庭。在我8个兄弟中我排行第六，人们就唤我“六哥”。

1932年我36岁那年，农历八月十五夜晚11点多钟，一阵阵“冲呀”、“杀呀”的喊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这天夜晚正是明亮的月夜，我爬起来往窗外一看，一群群的人拿梭镖、大刀，身穿土布衣，头上包块布，从平顶山大街上疾步而过，也有二三个人抬一个土炮，扛一个大扎枪的，还有少数骑马的。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帮人”，这是什么队伍呢？会不会伤害老百姓呢？我偷偷地溜到房后的苞米地里躲了起来，看看这帮人究竟有什么动静。啊！真奇怪，他们好得很，他们不惊动老百姓，敲敲老百姓家的门，人家不答理也就走了，只是嘴里不停地喊冲呀、杀呀，有的则忙于吃什么的，象是辣椒粉往嘴边倒，看上去很有纪律，不像“胡子”。一会儿栗家沟的把头卖店着火了，又过一会儿腰截子的日本街也着了火。这时我有点明白了，恐怕就是最近以来听传闻的救国军、大刀队来杀日本侵略军的吧，准是。接着，枪声大作，我知道他们同日本守备队打了起来。打了一阵看来没有打进去，匆忙沿着原路往回走，这一夜乱哄哄，一直闹到天亮。

天一亮，一切归于沉寂，人们三三五五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大刀会打日本，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出去一看，看不出什么动静，只见平顶山到东岗这一路遍地陈尸，大刀会伤亡相当重，他们只依仗满腔的杀敌热血，哪里抵得住日本侵略军的机关枪呢！所以死的人不少。吃了早饭，我也跟大家出去，抬

的抬，扛的扛，把抗日军的尸首给收拾起来。一直抬到晌午才收拾完。我回家正准备吃中午饭，锅里正在煮饺子，忽然来了几辆满载日本兵的大卡车，在平顶山的北头站下，日本兵一下车立刻把整个堡子包围起来，不许进也不许出，然后分成十几伙，从北头到南头挨门挨户把我们赶出来。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5个日本兵已经出现在跟前：“快，快，到南边去，给你们照相去！”“红胡子要来，要打仗，快到南边躲去。”他们头戴钢帽，脚穿皮靴，全副武装，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进门就如临大敌，大声咆哮着，那样子凶得很，真叫人可怕。孩子们吓得直打哆嗦。我无暇思索红胡子同照相有什么关系，一下子给怔住了。“巴夏亚喽，什么慢慢地有，快快！南边去！”五把刺刀一齐指向我们几个兄弟胸前。我见事不好。想躲，往哪里躲呢？二哥说：“走就走吧，大伙都走，咱们家也走。”这样，我抱着孩子，全家除我四哥杨占青在粟家沟公房唠嗑没有回来外，23个人全被赶了出来。出了门一看，满街上乱作一团，嗷嗷乱叫，日本兵用脚踢，枪托撞，拼命赶着人群向前走。我看看有不少乡亲身上还背上被，手上拿点值钱的東西，而我却什么也来不及拿。走不几步，我的邻居一位老太太，小脚女人，走的慢，日本兵一嚎叫：“巴夏亚喽，看你慢慢的有……”一刀刺过去，这位老太太立刻躺在血泊里。我吓得魂不附体，回头一看，房子也被点着了，熊熊烈火，红了半边天。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招来这么一场大祸呢？我不敢往下想，好吧，一切听天由命。这时，我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日本兵会用机关枪来对准我们这些无辜百姓进行集体屠杀。

午后1点多钟，我们都被赶到牧场草坪上来了。这个草坪，北头是奶牛房，有铁丝障围着，西头是两丈多高的山崖，只有

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这是一个沟形。我们被赶到这里，鬼子兵就紧紧地把我们围住了。在草坪上一家挨一家地坐着，我一家23口人也都坐在一块。在我坐位的前面不远，架了两脚的东西，上面蒙块三角布，我心犯猜疑，有人却说那是照相机，人们交头接耳惊慌地议论着。在这紧张时刻，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出来喊话：“腰包，腰包……”接着，有二三十个朝鲜人走了出来。朝鲜人一走出来，人们警觉起来了，知道事情不好，立刻掀起了骚动，一阵嘈杂。正骚乱之际，日本兵把架子上的三角布揭开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呀！我没有见过机关枪，但分明知道不是照相机。有人一声尖叫：“不好啦，日本人放机关枪啦！”话还没有落音，这个军官模样的鬼子嚎叫一声，“突突突突……”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没等我定神，只见我旁边的一位山东老太太举起血淋淋的双手，我方才明白这不是照相机了。山东老太太倒下去，我老婆接着也中弹了。我赶紧蹲下去，问我老婆，怎么样啦？她说：“你早不听我说，早听我说，昨天上姐姐家串门多好，现在已经晚了。你赶紧抱孩子逃命吧。如果不再来子弹，我还能行，你快跑吧。”我说：“子弹这样密集，跑不出去啦！”机关枪一个劲地扫射，震耳欲聋，“突突突突……”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簇簇的人群倒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插翅难飞，我上哪里逃啊！我同老婆话还没有说完，我左臂一凉，一个子弹穿进去了，同时我老婆再中第二弹，一命呜呼躺在我两条腿上。我左臂流血很多痛不堪言，有点昏过去了。我不知道紧挨在我旁边的弟媳什么时候受了伤，只听她对我说：“六哥，起来吧，让他们打死痛快，何必这样受罪呢！”她挣扎着坐起来，没等坐住，一头栽下来，压在我头部和胸部，死去了。弟媳的鲜血，直往我身上流，往我嘴里流，往我眼睛里流，一会我眼睛给蒙住了，张不开眼。这时我身上压了好几个

死人，上半身是弟媳，下半身是我老婆，弟媳和老婆的上边各压有死人，我在最底下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左臂负伤后的痛苦，我觉得还差一些，最使我难受的是：我身上虽然压有死人，但有半边脖子是露在外边，刽子手机枪打出来的子弹壳，雨点般地落到我脖子上，我又动弹不得，烫得我脖子都烂了。这时，是死是活已经不由自己了，我也不知道死亡的可怕。至于这时我周围的家人谁死谁活，我也一概顾不得了。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死人压得多，从我弟媳躺倒我身上后，鬼子的机枪子弹就不再“光顾”我了，这样，机枪疯狂扫射的头一关就给我闯过去了。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情景，真是不堪回首。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也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者看透这一点，所以才敢于这样欺负我们。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就架在我们跟前，只隔五六步远，一挺机关枪只配两个刽子手，一共我只看到两挺，但是有的人说有五六挺，而日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还相当远的两边东、西山头，目的是看守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我们这些受害者。在刽子手们的心目中，怕的是救国军、大刀会，对于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完全知道，把刀子放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是不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才敢于那样满不在乎，毫不考虑我们会从他们手中抢走武器。要是在今天，别说是三千同胞，就是几十个人，象当时那种情况，什么机关枪抢不过来，还能那样老老实实，任凭刽子手们象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地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了这些，真叫人痛心！

机枪连续打了近一个钟头，停了，在昏迷中听到日本鬼子咕噜说了几句什么话，一会儿又听到汽车的马达开动声，我知

道日本鬼子屠杀完要走了。最后一车刚刚开走，我听见有人说话声，还有人爬起来，没有死的人都挣扎着往外跑。这一跑糟了，日本兵发现还有人没有死，马上车头一转，再来第二次屠杀。这一次屠杀比起机枪扫射要惨得多，日本兵跳下车，一个个端起刺刀，从北到南挨个地往死人身上刺。我张不开眼，也不敢抬头看，只听日本兵“库啦，库啦”的喊杀声和刺刀刺到人身上的“克吃、克吃”声。刺到死人身上，只听“克吃”声没有反映；刺到活人身上“哎呀”！“爹呀”！“娘呀”！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声。特别是刺到孩子们身上，听到小孩的哇哇尖叫声，人间再没有比这再残忍的事了。有的孩子在血泊里爬起来爬去呼爹叫娘地寻找自己死去的爸爸妈妈，日本兵走过去，“哈哈，小红胡子，……”一刺刀进去，不知甩到哪去了。刺刀声越来越近，很快轮到我身上来了。我整个发疯了，简直不知道害怕，心想这一下报销了，命该如此，在劫难逃，爱怎么刺就怎么刺吧。我咬紧牙，屏住气，等着日本兵刺。一个日本兵一脚踩到我肚皮上，“克吃，克吃”两下，都刺到我身上的死人身上，而我在最底下，全身沾满了血，鬼子以为我早死了，这就把我免了，这样在十死无生的情况下，我又闯过了第二关。但是，我的哥哥这次全死在刺刀下，我亲耳听到他们被刺后的惨叫声。我还听见一位山东摊煎饼的老大娘，骂日本人：“他妈的，操你娘……”日本兵知道是骂他们，狂怒起来，一连在她身上猛扎20几下。“克吃、克吃，……”一直刺到太阳快要落山，日本人才收兵登上车回去。这次刺刀整刺了两个多钟头，连同前半部机枪扫射，整个大屠杀历时将近四个钟头。

这回日本兵车开走，再没人吱声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听到有点动静。我知道，这回日本兵确实走了，有人起来了，我也就使尽全身力气，推开身上尸首，挣扎着爬起来。我搓搓眼

睛，怎么也搓不开，想用衣服搓，衣服也变成了血小板，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眼睛张开。张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全是尸首。有的脑袋崩裂，有的胸腔开花，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身受几十处重伤，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来。有的在作绝命前的惨叫，有的在发出低微的呻吟声。特别残忍的是：有的日本兵专挑孕妇的肚皮，挑出没有出生的婴儿；有的日本兵则专挑妇女的阴户，把肠肚都挑出来了。还有各种各样没法形容的惨状，叫人目不忍睹。再往远处一看，整个平顶山堡子全烧平了，只剩下一点余火还在燃烧。我看着我自己，几乎认不得我自己。我从头发到脚底，全身都沾透了血，我简直成了一个血人，我才知道我原来是在地窖里躺了好几个钟头。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了，成了一片血海。

这时天下了濛濛雨，我环顾了一下，我们一家人都死了，就剩下两个小丫头还活着，一个7岁，一个4岁，一点伤也没有。据我事后了解，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毫人受伤逃出来的是太少了，真是老天有眼，特别保佑！但是这两个丫头吓得发痴，不知哭也不知怕，面无人色，双眼红肿，走是走不动了。我先抱走一个放在高粱地，回来再抱走另一个。就这样在夜茫茫里，我又饥又渴又痛又冷，抱着两个孩子从虎口里逃了出来。

我漫无目标地往南走，走到一间破庙里。在那里，我遇到了两个难友，他们也是刚刚逃出来的，一个姓赵，一个姓王。姓赵的断掉左臂，姓王的下脬整个崩掉，用手托，流血不止。我看他们够呛，逃出来也怕活不成。一个月后，我发现我一家人又逃出来两个，侄女杨小丫，侄儿杨春明。小丫打伤了腿，春明受伤极重，身伤二十多处。他们也是那天不晚逃出来的，但我晚一些时候。春明是在后半夜才醒过来，他在海沟没有办法的时候，双手捧着自已撒的尿往嘴里喝，这才咬牙爬了出来。

完全是拣的一条命。另外，还有我的一位亲戚（儿媳的弟弟）赵树林，一家都死了，只剩下他一人，当时才11岁，据他说，他也没有受伤，那天夜晚他没有走，在死人堆里守了一夜他看许多人没有死，爹呀娘呀乱叫，渴得要死，他就一回一回地替他们寻找水喝，其中包括我二哥在内。天快亮的时候，我二哥告诉他：“快跑吧，天亮后日本兵还要来，我是不能走了。”这样，他才走开。这个孩子以后就在我家养大。后来，我又听我四哥杨占春说：第二天日本兵又来，雇了一帮韩国人用汽油烧尸，那真够惨。他亲眼看到里边有不少没有死的只是断了腿或伤势较重走不了的，韩国人用火钩式的大钩子把他们同死人一样钩起来摞在一块，浇上汽油，同死人一起烧掉了。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三辑）

## 平顶山惨案

方树荣著

林喜岳笔供

（1951年9月29日）

1932年9月15日（中秋）夜11时许，抗日军进入抚顺。此情报是日本宪兵队分室知道后，首先报告日本宪兵分遣队的。抗日军来抚顺市途经平顶山，到抚顺后烧毁了杨柏堡炭矿好几处建筑，袭击了老虎台，到半夜3点钟以后才撤出。撤走时也经过平顶山区，又打死了8名日本人，还带走了平顶山大把头郑辅臣的白面，烧了平顶山日本人的配给店。

当晚，抚顺守备队长川上精一正在沈阳（因当时据说抗日军进攻沈阳北关，为应援沈阳守备队），听到这个消息后，翌日晨即赶回抚顺。上午10时左右，由守备队长川上精一指挥，在平顶山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在平顶山屠杀后又到栗子沟屠杀了一百三十多名无辜百姓。随后又在东西两个千金堡屠杀了五六十名老百姓。事后，我曾亲眼看见在栗子沟有一个孕妇，因火烧而腹部爆裂，婴儿掉在外边。那种情形是非常凄惨的。

当时，本打算去平顶山看看日本守备队制造这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惨状，但到平顶山下时，有日本在乡军人、警察守备队挡住，不准上去，没见着。但见到山沟里流下的水都是血沫子。

为了消灭痕迹，日本守备队用32桶汽油，把平顶山上的尸体都烧掉了，并崩下半壁土山，掩盖痕迹。同时，以守备队的名义，命令夏县长，尽速在栗子沟和东西两个千金堡的废墟上作做假房子。之后，把那些假房子都拍照了照片，企图表明这三个地方并未遭受破坏；另一方面，守备队长川上精一亲自到抚顺县署借6万元钱送给当时在沈阳的国联调查团的新闻记者，要他们不要把平顶山的事登报。另外，依川上精一当时的意见，是要把矿区附近的二十几个堡子完全毁掉，怕以后再同抗日军有什么勾连。这个计划最后没有实现。

**编者注** 林喜岳当时系伪抚顺县公署总务科长。

### 夏宜笔供

（1953年3月7日）

在平顶山事件发生那天，小川一郎到县公署对我说，平顶山发生事情了，死了不少人。还有17个村子，也要准备同样做。

我就领着实业处长刁桂章去找炭矿长久保孚、翻译高久肇一同去守备队长川上精一家，求他不要这样做。川上队长说，是后藤干的。他叫我放心，马上把部队收回来。

**编者注** 夏宜当时系伪抚顺县县长。

### 冯士文口供

(1953年2月27日)

问：你过去都干过些什么事情，详细讲一讲？

答：我原本在辽阳县城日本街卖牛肉，因日本人欠我很多钱，为了多挣几个钱，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3月，由沈阳警察署介绍到旅顺市，受训10天就来抚顺，在日本警察署当巡捕。康德4年12月1日，警察署改为警察厅，此时，我亦由巡捕升为警长。当警长2年多又升为警尉补，光复那年5月又升为警尉。

问：警察署和警察厅有什么区别？

答：警察署只管日本管辖的矿区和铁路附近。警察厅则管辖整个抚顺。

问：你将平顶山事件的经过情况谈谈。

答：据我所知，(农历)八月十五那天晚上12点多钟，抗日义勇军大刀队是从南边大岭上过来的，据警察报告说，有八百多人。两点多钟，大刀队将杨柏堡炭矿化工系、劳务系、派出所，东岗采炭所化工系、劳务系、卖店(经理为坂田)一齐给放火烧毁。当晚还和日本人进行了战斗，还打死了几名日本人。(农历)八月十六日上午守备队来平顶山报复，10点钟以后开枪打老百姓，接着烧房子。

问：当时平顶山村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答：知道。当时抚顺一个较大的派出所管四五千，中等

的也管二千多人，最少的也管二千多人。而杨柏堡派出所是当时一个较大的派出所。杨柏堡派出所管辖栗子沟、平顶山、杨柏堡三处。当时，杨柏堡仅三十来户，共约一二百人；栗子沟、大房子住有日本人七八百人，另有住户五十来户，二三百人，两处共约一千多人，因此，平顶山村就该有三千人左右。

### 李凤琴控诉

我母亲中弹死了，身下压着只有八个月的用夹被包着的小妹妹哭叫不止，鬼子过来了，一脚蹬在地上，另一脚踩在我身上，先把我母亲脑袋扒拉一边，然后朝我妹妹“克吃”就是一刀，挑起扔到一边去了。我左边的半个脸被鬼子踩贴在地上，沙子都进到肉里，我的左眼就是沙子进去弄瞎的。

## 方树荣控诉书

(1954年12月3日)

我本姓韩，父亲叫韩延东。平顶山惨案前我家共有8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姑、两个弟弟和我。平顶山惨案后只剩我1人。

193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晚上（中秋节），我听到外面有喊“杀”“杀”的声音，当时我很害怕。第二天，我和弟弟在门口玩，看见很多汽车载着戴铁帽子、扛枪的日本鬼子，我问我的祖父：“爷爷，那是什么？”我父亲看情况不好，乘机翻墙逃走，鬼子就“叭”的一枪，把我父亲给打死了。接着鬼子就连推带拉，把人都赶到山顶，说要给我们照相。到了山上，妇女、小孩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鬼子就向人群开枪。我爷爷抱着我，把我压在身底下，这时我昏迷了。后来我睁开眼一看，只见我的爷爷、奶奶、弟弟……都被打死了，我母亲的头被打破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很多，两岁的小弟弟还在我母亲身边抓着叫：“妈呀！妈呀！”鬼子用刺刀一扎，往远处一摔。这时，我一动也不敢动。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受伤而未死的人都哭着叫着：“救命呀！救命呀！”我回家看看，见房子已被烧，我又回到死了的爷爷身边呆了一宿。

第二天，我到大房子（工人单身宿舍）里，就被煤矿工人藏起来了。当时我满身是血，好几处伤口，如今我的脖子、胳膊、腰部等处还有8处伤痕。事后鬼子还出布告：“不准收留平顶山的人，谁要收留就把谁处死。”我姥姥得知我的下落后，才把我接到家里。为了避免别人怀疑我是平顶山的人，只好把姓改为我姥姥的姓，姓方。

## 洪振儒控诉书

(1954年12月1日)

我名洪振儒，现年56岁，家住抚顺市胜利区栗家沟街二十八组六十四栋十号。

我要控诉，要替千百万人控诉，控诉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1932年9月15日夜(中秋节的晚上)，抗日义勇军从东进入平顶山，袭击了杨柏堡采炭所，击毙日寇所长渡边宽一及小岛，烧毁了日本的栗家沟“卖店”后，天未明就转移到南大岭的山林中。

抗日义勇军走后，鬼子恼羞成怒，用汽车载来很多守备队及黑帽子(警察)，用机枪来镇压平顶山3000余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鬼子下车后，用刺刀把人都推赶到山坡上，并说：“去照相，照相没有关系，不照相就是通匪。”到了山坡上，看见好几台用黑布盖着的東西，有些人就喊：“这不是照相机，是机关枪，跑吧！”鬼子开枪了，一排排的人随着密密的枪声倒下了，鲜血洒满地。这里有男有女，有未满月的婴儿，也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怀孕的媳妇。有的婴儿还衔着母亲的乳头，有的依在母亲身旁啼哭，而狠毒的鬼子竟一刀把他扎死了。人死得差不多了，鬼子上车要走，没有死的人急得要跑，鬼子又重新下车，挨个用刀扎了一遍。残暴的鬼子还用刺刀扎着婴儿举起一丈多高再摔在地上。就这样，平顶山三千之众的人民就在鬼子的枪弹屠刀下惨死了。

当时我家共有5口人，住在平顶山村，同样被赶到山坡上，首先我9岁的小子被打死了，倒在我的身上，接着我的媳妇也被打死了，两个姑娘(3岁、5岁)也被鬼子用刺刀扎死了。他们的鲜血染满了我的全身，鬼子认为我也死了，这才使我得以死

能逃生。

惨无人道的鬼子，不但杀了我三千同胞，还把平顶山几百户人家的住宅焚烧光，使无数爱好和平的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鬼子还强迫好多朝鲜人把尸体拉到山坡的洼地里，堆在一起，烧上汽油，用火烧掉。然后，在山上挖了几个洞眼，装进炸药，崩下土掩埋了尸体，种上树木，企图毁灭罪证。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历次大惨案》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

## 老黑沟惨案

### 老黑沟惨案纪实

郭志明

#### 一、德林部队屯兵老黑沟

老黑沟，亦谓霍伦川、呼兰川，在呼兰河的上游，现舒兰县榆树沟乡全境。沟谷自东南向西北走向，全长40公里，最大宽度4公里。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张广才岭支脉，重峦叠嶂，山高林密，古木参天，沟壑纵横，地势险要。“九·一八”事变后至1935年老黑沟惨案发生前，四合川、老黑沟一带广大山区，是